

# 渤海湾的浪花

■ 许 晨

纪念馆内分为序厅、星火初燃、烽火燎原、烈火铁流、渤海英杰等5个展厅。通过展出大量历史图片、革命文献、文物,辅以电视短片、艺术雕塑等,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渤海区党政军民走过的伟大历程。我久久地凝视着一块块展板,眼前如同电影闪回镜头似的,怒潮翻涌,烽火连天——

渤海是我国的内海,三面环陆,分别与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三省一市毗邻。其西北部起河北省大清河口,南到山东省黄河口一带为渤海湾,周边即是广袤的冀鲁大平原。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自北平天津一路南下,国民党军政人员仓皇出逃,大片地区成了敌后。中共津南工委、山东省委分别于1937年夏秋时节先后组织领导了盐山、黑铁山和寿光牛头镇起义,后在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帮助下,沿渤海湾畔建立了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景晓村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机关驻地就在今天的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区内平原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物产丰富,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整整训的可靠后方。

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民实行了战略大转移。当时的渤海区是山东唯一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我党政军机关干部、医院伤员等大批人马北渡黄河,扑进了母亲般的渤海湾怀抱。

这年7月,华东局和华东区机关分别从鲁中、胶东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阳信县一带。兵站、医院、后勤机关、华东军政大学、荣军学校、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队人员和部分民工、部队,总计约40.5万人也转移到渤海区的惠民、滨县、阳信、乐陵、临邑等县。其中,仅惠民一县就驻扎了10万人。

为保证转移人员迅速渡过黄河,惠民县在清河镇等渡口设立兵站,筹措大

批船只,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昼夜抢运。轰!轰!敌机投下的炸弹令黄河水柱不断溅起,有不少战士和村民倒在血泊里,但人们仍然奋不顾身地撑竿划船,或抓住木板游水过河。

1947年8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带着一个警卫排、一部电台,从高青县过黄河来到惠民县城,准备转赴冀鲁豫边区。得知这个消息,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及接替率军开赴东北的杨国夫为司令员的袁也烈,赶紧从驻地来与陈毅、粟裕会面并接他们回到何坊村。

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应邀在渤海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做了一场形势报告。为防敌机袭扰,会址选在村西北角一片松柏茂密的坟莹里。天气有些闷热,性情豪爽的陈毅索性摘掉帽子,解开衣扣,拿着扇子开讲起来。他首先讲到解放战争全局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不久前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从此,整个战局迅速扭转,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山东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接着讲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他们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已无法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只好收罗残兵败将,向延安和山东来了个所谓“重点进攻”。最后,陈毅一挥扇子豪迈地说:“不要看他目前表面上气势汹汹,像个‘霸王’,用不了多久,就连他的老窝也保不住了。今日我携万民渡河,不久我军将饮马长江……”

很快,事实就证明了陈毅所言。在土改中获得解放的渤海区农民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掀起了保家保田、参军支前的热潮,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人民战争。关于这一段历史,纪念馆中“烈火铁流”展厅介绍得十分详细,照片实物应有尽有。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先后有82万民工支前,出动大小车辆13万车次,牲口近百万头,向前线运送军粮两亿七千万斤,占山东全部支前用粮的三分之一;有近20万优秀子弟参军入伍,6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建立巩固新政权;有55000多名渤海

## 火线转运伤员

■ 李 涵

叫他负责去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他还真有点惶恐。

“我们考虑你是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兵,工作细心负责。”

王成琪眨巴了一下眼,又问:“医院在哪?”

李加森用他那双大手抚摸着王成琪的肩膀说:“现在具体方位说不准,地点大概在黄河以北至衡水一带。这个任务非同一般,责任重大,你是一名预备党员,我相信你能经受住党组织对你的考验!”他严肃地看着王成琪,但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保证完成任务!”王成琪声音洪亮,坚定地接受了护送任务。

第二天一早,王成琪便和战友麻利地打点好行装,带着队伍上路了。近百名伤病员,仅是抬担架的民工就有300人。二人带着这支队伍,冒着连绵秋雨,沿河北山东一带边界,向衡水进发。一路上的艰难是难以形容的。他们二人进行了分工,王成琪负责带领担架队和治疗,小李打前站、号房子、准备伙食。每到一处宿营地,安排好伤病员都睡下后,他们二人还要逐门逐户看一遍,巡诊换药,检查病情,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一夜睡不了多大一会儿。

白天,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时对解放区进行狂轰滥炸,一路上险象环生。王成琪带领着浩浩荡荡的伤病员队伍,只好利用夜间行军。路上滑倒在地里、沟里是常事,尤其是阴天没有月光,路更难走。每次夜行都必须走到早晨5点钟,才能交到下个村往下传。每到一处,王成琪先将伤员安排在老百姓家住下,然后到村长那里请求安排吃的,并派出百余副担架替换上一村送来的人。就这样,担架队由一个村又一个村交替地前进着。由于当时没有现金可支付给村民,只好由

夜色茫茫,寒风刺骨。队伍穿越村庄时,王成琪往回话:成二路纵队快速前进。于是,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腾挪闪避,迂回穿插。好几次,他们都已经听到了敌军的车马喧闹,然而这支以伤病员为主的队伍总能化险为夷。

月底,几经周折,总算找到那家地方医院,王成琪将伤员护送到位,他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交接安排完伤病员,王成琪顾不上休息,他和战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带着护送队安全返回。在执行任务的一个月中,俩人很少休息,身上的衣服从未脱过,人又黑又瘦,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来。

黄学祥院长、李加森队长望着预备党员王成琪,既赞叹,又心疼。黄院长一把拉住王成琪的手说:“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棒!既把这么多伤员安全送到目的地,又确保了医院整体转移去接收淮海大战的伤员!在这次艰巨的任务中,你已经通过了党组织对你的考验,具备了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条件!经院党委研究,准备让你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第二天上午,天气格外晴朗,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把医院会议室的党旗照得倍加鲜艳。王成琪在大家的掌声中通过了转正,并荣立三等功。尽管70多年过去了,王成琪每念及此事仍激动不已……

太阳落山,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在村庄的国民党士兵点起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嘶声,此起彼伏。

王成琪又检查了一遍准备情况,当发现一排一个伤员发烧严重,便把自己的军用水壶取下来交给小李:“你们排这个伤员烧得厉害,把它灌满水,路上能用着!”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站在北大红楼玉兰树下,一个个声音如黄钟大吕,从历史的窗口传来。走进红楼,一幅幅画卷波澜壮阔,在历史的厅廊徐徐展开。

回顾这间教室,一排4行,一行8个座位,坐满也仅有32人。普通的黑板,简易的桌凳,一群青春学子在木质地板上走动,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遨游。这不大的“学生大教室”走出了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将大学之“大”从红楼扩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李大钊的乐亭之声,从图书馆主任室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这儿诞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这儿组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儿撰写。与蔡元培,与陈独秀,与鲁迅,与毛泽东,在这儿谈工作,谈国事,谈文学,谈主义……同新潮社,同民国杂志社,同新文学研究会,商讨“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陈独秀的怀宁之声,在文学院“声名冠寰宇”。这位先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被一个会议变相解职者,学贯中西,风流倜傥。不但《新青年》威震四方,警醒无数仁人志士,还开“中文文章”加标点符号之先河,开新文化横排印刷之风尚,开讲世界上有个马克思主义……1935年身在国民党监狱,还给刘海粟题写“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条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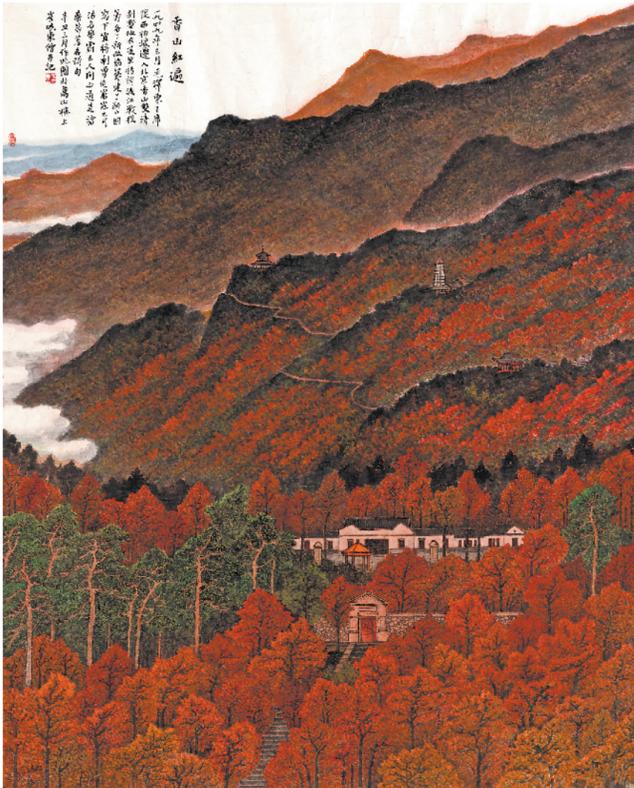
毛泽东的湘潭之声,从“第二阅览室”传到《湘江评论》之上,“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北京,后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每月领取薪金8元。他在北大图书馆期间,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探索寻求真理,从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自信地发出了民族强音:“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北京大学红楼地处故宫博物院北侧,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因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红楼。

五层红楼静立,五星红旗飘扬,五湖四海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参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如今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我在北大红楼里,在进出的人海中,知道了在五四运动当天,红楼里印制出全北京唯一的印刷品,呐喊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知道了当年沦陷的北平,日寇将红楼强占为宪兵司令部,将这个人类传播文明的圣地,变成血腥屠杀的人间地狱。1939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就在北大红楼被日寇宪兵关押,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折磨……



香山红遍(中国画)

崔晓东作

## 红楼的回响

■ 李朝俊

在北大红楼中,在历史的深巷处,我看到一轴轴画卷: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还有西南联大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们,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喊出“铁是愈锤炼愈坚韧的”;更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面对强敌猖狂且惨无人性的进攻,叫出“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文化与信仰统一,意志与奋斗一体,知识背后是文化内涵,是信仰不移!在红楼聆听,听到的是历史的回声,是民族不屈的呐喊,是共产党人的初心真音!

红楼的声音,民族的声音,信仰的声音,今日听,明日听,世世听;红楼的画卷,历史的画卷,人民的画卷,你来看,我来看,代代看。普通的红楼,文化的红楼,思想的红楼,人民的红楼,中华民族诗里的红楼。

我望着斑驳的红砖,瞬间望见了上海的石库门,望见了嘉兴南湖的红船,望见了井冈山的红旗,望见了湘江强渡的硝烟,望见了遵义会议的灯火,望见了大渡河上的铁索,望见了草地上篝火中的鱼钩,望见了延安宝塔闪烁的金光,望见了西柏坡进京“赶考”的车队……

红楼无语,历史有迹,时代奔流向前。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人民领袖的话,回响在我的耳际!

##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这天清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北郊的渤海革命老区纪念馆,仿佛走进了一段星火交织、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在那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亿万军民浴血奋战拼死抗敌的年代里,我的家乡——渤海湾畔的冀鲁大平原上同样燃起了熊熊烽火,在民族脊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老乡亲与凶恶的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搏斗。这座渤海革命老区纪念馆,就是那段时光的记录者和见证者。

说来有缘,我本就是一位渤海区的后代:父亲曾在我党当时创办的渤海区干部学校学习,经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培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而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从我上小学起,时常会听到父亲讲述在渤海干校的故事,只因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直到今天我才走进渤海革命老区纪念馆,近距离感知那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日日夜夜。

走进纪念馆,迎面是一座类似长城烽火台的门楼,中间镶嵌着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上方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旁边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金底红字的铭牌,分别写着:“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烈士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渤海区,一个消逝在历史深处的特定区域和特定名词。

20世纪40年代,那是我党我军在环绕渤海湾中南部的山东、河北交界地带,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华东战场的重要后方基地。

在纪念馆的中心位置,坐落着单层尖顶、素墙蓝瓦的渤海老区纪念馆。纪念馆东西两侧墙壁上是两幅巨型浮雕:“车轮滚滚”“奔赴疆场”,再现了战争年代渤海区人民开展“大支前”“大参军”的动人场景。

## 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王成琪是原济南军区第89医院一位创伤外科专家。他1931年生于山东,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园里,先后3次荣立一等功,多项成果获国家或军队科技进步奖,由他参与创建的全军创伤骨科中心在断肢(指)再植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所在科被中央军委授予“勇攀医学高峰的先进科”荣誉称号。

王成琪虽已年届九旬,但仍精神矍铄。适逢建党百年,他兴冲冲地聊起了自己的入党故事,把我们又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

1948年10月,年仅17岁的看护员王成琪被选派到华野后卫第三医院前线分院,负责收治前线上送的伤员。不久后,后卫第三医院接到命令,要求把现有的伤员全转走。根据当时情况,必须在一周内将医院近百名伤员护送到黄河以北的地方医院去。这个前线医院一共只有4名医生,人手紧张,不能派出医生护送。最终重担落到王成琪身上。医疗队长李加森把王成琪叫到办公室,说:“小王,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务,由你负责把伤员护送到河北衡水一带的地方医院去。一路上吃住行都由你负责安排。”领导的话不多,可是分量很重。

王成琪沉不住气问:“还有谁?”“再给你派一名护士,新来的小李,就你们两个。”李加森语气缓慢地回答他。

“就我们俩?”王成琪惊讶不已。这下可把他愁坏了,他还太年轻,从没有单独外出执行任务,连班长都没当过,